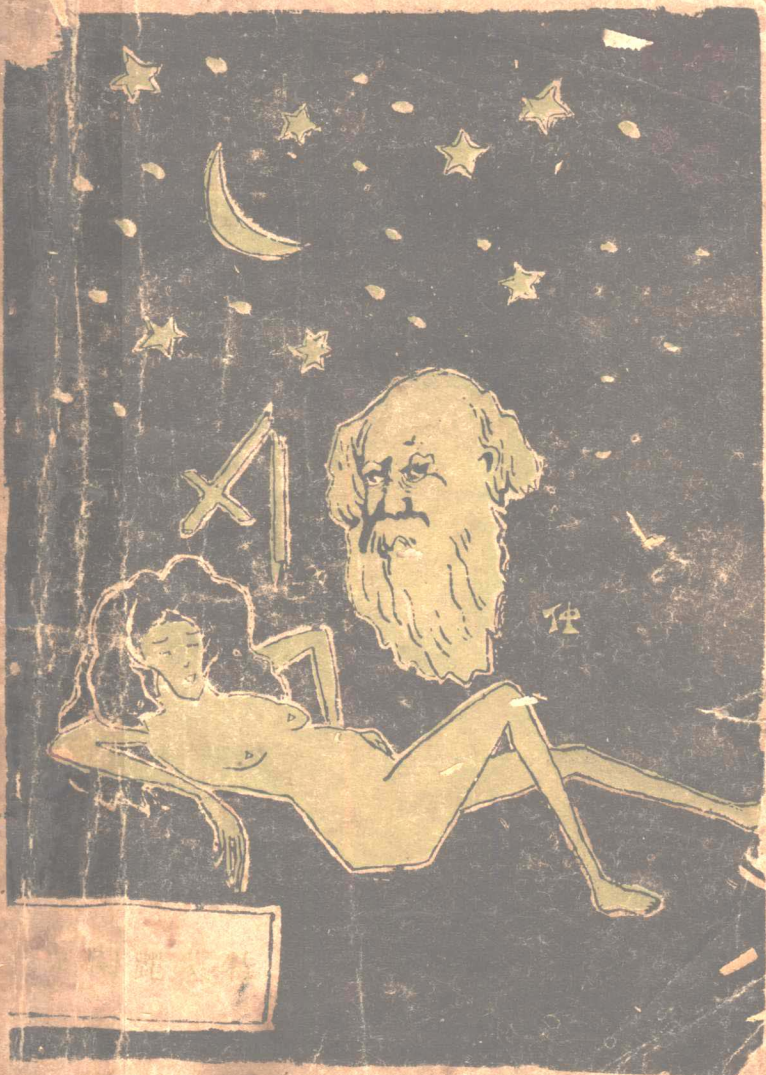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816.576
1004



克蘭麗蒙特

(法)哥諦藹著

周頌棣譯

張仲作畫

上海
晨 曦 書 社
1928

兄弟，你問我可有沒有戀愛過。我戀愛過的。我的故事是一樁怪異的而且駭人的故事，我雖然是六十六歲的年紀了，即使在現在我還少敢去撥亂那個回憶的灰屑。對你我可不拒絕什麼；但我不願講這樣的一個故事對任何缺乏經驗的心。我的故事的情節是如此怪異的，我少能相信我自己曾經實實在在地是它們當中的一個主角。一種極簡單的邪惡的幻念的犧牲我保留

着可有三年多。我雖然是一個可憐的村牧師，我讓我所有的夜晚是在一個夢裏——上帝鑒之，這不過是一個夢呵！——一種極世俗的生活，一種地獄的生活，一個[Sardoinaholng]的生活。太自由地瞥了一瞥近在身旁的一個女人使我失去了我的靈魂；但結果叨上帝的福和我的守護神的幫助，我終於能逐去了統制着我的這個惡魔。我的日常生活好久交織着一種完全兩樣性質的夜間的生活。在日裏我是一個上帝的牧師，從事於祈禱和神聖的事件；在夜晚，從我闔攏眼的一刹那起，我變成一個年青的貴爵，一個高明的女人的鑒賞者，狗類，和馬類；賭着，飲着，和喃喃咒着；然在破曉我醒來的時候，這在我似乎是兩樣了，我想我睡着過了，我不過夢到我是一個牧師。這種臥遊病的生活在我只留存着某一段情節和某一句話，那是不能從我的記憶裏消滅去

的，然而從沒有真實地離開過我的教會的壁牆，一個人會想，聽我說，我是一個厭倦於一切塵世的快樂，變做一個教徒，想在爲上帝服務中去結束一種暴風雨的生活的一個人，不會想我是一個卑謙的學習牧師，他在這個低級的教會裏漸漸老去，坐在樹蔭深處，連和當代的生活都絕緣了。

是的，我愛過，在這個世上從沒有人這樣愛過的愛過——用一種愚鈍的狂暴的熱情——如此暴烈地使我詫異它爲什麼不至把我的心燒裂。呵，怎麼的夜晚——怎麼的夜晚！

在我早年的孩提時代，我就感到去向司教的一種呼召，因此我的一切學業都是趨向這個觀念的。直到二十四歲我的生活僅是一個延長期限的學徒。完成了我的神學科，我繼續接辦一切較輕微的事件，而我的上司認定了這是優秀

的，拋棄了我的青春，走到這個最後的嚴肅的階級。我的職務派定是復活週。

我從沒有走入世界，我的世界是被這學校和這學院的牆阻止着。我知道一條路的模糊情形，那是叫做什麼“女人”的，但我從不讓我的思想挂住在這樣的一個問題，我生活在一種完全天真無知的狀態裏。一年兩次我只看到我的孱弱的老年的母親，而且在這幾次訪問裏是把我的唯一的親屬來包括外部的世界的。

我不懊悔什麼；我毫不感到躊躇，當我取這最末的無可挽回的步驟的時候；我是充滿着狂歡和焦躁。從沒有一個訂了婚的情人計算着緩慢的時間要更熱誠的了；才睡着只夢到我在吟誦撒曲；我相信在世界上再沒有比做一個牧師高興的了；我甯願拒絕去做一個王或一個詩人。我的野心不能容納更高的目的。

我告訴你這個，是使你明白我所遇到的是不能在平常情境中遇到的，而且使你了解我是受了一種不可解的魔念的犧牲。

終於偉大的日子到了。我走向教堂去，用一種如此輕輕的步調，使我幻想我自己是附着在空氣中，或者在我的肩膀上有了翅膀。我相信我自己是一個安琪兒，驚視着我的同伴們，因為我們有好幾個人，的陰暗的，猶豫的面孔。我全夜是在祈禱裏過去了，而且是在一種密接着幻念的情狀之中。這主教，一個嚴肅的老人，在我看來是依臨着他的永恆的天父，而我從這教堂的弧頂望到了天堂。

你很明白那儀式的節目——祝福，兩種形式的聖餐會，用聖油膏沐手掌，於是與主教合着調的神聖的宣誓。

呵，舍力 (job) 真地說了，他宣布這個誠

謹的男子是一個從沒有和他的眼睛訂過一種契約的人！我偶然間舉起我的頭，那是直到現出是低垂着的，看見在我前面，如此密近地使我以為我能夠接觸到她——雖然她實在是頗有點遠地離開着我，而且是在聖所柵欄的另一端上面的，——一個出乎尋常的美麗的年青女人，而且穿著得有高貴的儀態。這在我似乎是障翳突然從我的青眼睛裏落去了。我感覺到我像是一個出乎意外地恢復了他的視線的盲人。這主教，是如此光明地，但這是一剎那以前，突然消滅了，蠟燭在它們的金檯子上暗下去如同曉間的星辰，於是一片廣無涯的黑暗彷彿充滿了整個教堂。這個動人的動物在黑暗後壁顯出分外的光照，彷彿像是或種神的啓示。她本身像是光耀地，而且比看到的還要光彩熠熠。

我低下我的眼簾，決意不再張開它們了，那

我可以不受外界的事物的影響，直到誘惑漸漸佔據了我使我很難知道我到底在做什麼。

在另一剎那，雖然，我重張開我的眼睛了，因為通過我的眼毛我依然望到她，全部是五顏六色地閃爍着光，而且圍繞着這樣的一個紫紅色的影子，像一個人注視着太陽所見到的一樣。

呵，她多麼美麗呵！最偉大的繪畫者，隨着理想的美走進美的天堂，從那裏帶回地球上真的曼度拉（Maodorna）的圖像，在我們的描摹當中從沒有，即使接觸到那個我看到在我前面的天生地美的真實。無論詩人的詩句，無論藝術家的畫版，不能傳達出她的任何影像。她頗有點長，帶有一個女神的形式的姿態。她的頭髮，有一種柔軟的美麗的色澤，在中間分開，從她的鬢角上滑流到後面，成為兩條波紋起伏的黃金流；她像是一個戴冕的皇后。她的前部的頭面，在它

的透明裏帶着微有點藍色的白淨，伸展它的勻平的闊度在她的雙眉的弧形之上，那眉毛是由於一種極怪異的單簡幾乎是黑色的，而且巧妙地浮凸出海綠色的的眼睛的感動力，成為不能禁受的流躍和光耀。怎麼的眼睛！它們只閃動一下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。它們有一種生命，一種清澈，一種熱愛，一種潮潤的瑩瑩的光芒，那是我從沒有在人類的眼睛裏看見過的；它們射出光線像箭鏃一樣，我能夠清楚地覺到穿入我的心。我不知使它們輝耀的火焰來自天上或來自地獄，但可保證的，它總是來自兩個間之一。那個女人或者是神，或者是魔，或許又是神又是魔。可以保證的她決不會從夏娃，我們大眾的母親，的脇下產出的。最光亮的珠顆一樣的牙齒在她肉紅色的微笑中閃着光，而且當她的嘴唇每一次的彎動時，小小的陷窩發現在她可愛的

面頰的緞子做成的玫瑰瓣上。在顯出高貴的血族她的鼻孔的堂皇的外形有一種雅緻和驕傲。瑪瑙般的光彩在她半裸的肩頭的滑亮的皮膚上浮現出，和一串串又大又美的珠子——在顏色上幾乎和她的頭頸一樣的美麗——垂到她的胸際。她時時舉起她的頭，帶着顫動的姿態，像一條驚蛇或一隻孔雀，因而傳佈一種震動到繡邊的高領上，那領子圍住着它像一個銀織成的格子綢。

她穿一件橙紅色絨的長袍，從她的寬闊壓邊的袖子露出無限美秀的貴族底手，而且如此理想底透明地，像是奧羅拉（Aurora，拉丁的司曉女神——譯者。）的手指，它們讓光線照過它們。

我能夠回想一切的這些情節在這個時候，如同它們是在昨天一樣的清清楚楚，因為不管

那個時候我有過的極大的煩擾，沒有一樣遁得出我；這陰影的模糊的感觸，在頰端的小小的黑斑點，在唇角不可見的毫毛，在眉間如絨的柔絲，在面頰上睫毛的顫動的影子——我能夠用可駭異的明澈的觀察力把每一樣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於是注視着，我感覺到在我心裏的關閉到現在門開開了，久已閉塞的竅穴變成完全明澈，透進不習見的景物的光輝；生命在一種整個底新異的狀態下突然使我看到了它。我覺得我剛才像產生在一個新的世界和一個新環境當中。一種可怖的苦痛開始纏夾着我的心，如同熾紅的鉗子。每一分鐘連續的時光在我忽而像僅有一秒鐘，忽而甚至于像一個世紀。正當這時候典禮是進行着，一會兒我覺出我自己遠離開那個世界了，在那個世界我的新產生的慾望是兇猛

地圍攻着它的門的。然而我說了“是”，當我要說“不”的時候，雖則我的內心的整個反對着用我的舌表現我的靈魂的褻瀆。那或許像是，許許多年的年青女子走到祭壇邊，在一種驚恐的神情中想堅決地去反抗欺騙她們的丈夫，然而沒有一個滿足過她的志願。那無疑地像是，許許多多的小沙彌戴上了面幕，雖然決意在被召喚去宣誓的時候把它撕成一絲絲的。一個人不敢這樣地在匆遽間造下如此大的一樁辱名敗節之事，也不敢欺負如此多的人們的希望。一切的這些眼睛，一切的這些意志像是壓下你去的一頂鉛帽子；況且，重量是如此恰好地造下的，一切事是如此澈底地在前安排好的，而且隨着一種如此顯明地不可改的形式，因此意志會服從環境的重量，完完全全地痿倒了。

當儀式進行着，這個不知名的美人的各種

形貌換過它們的表現了。她的目光初時是一種柔媚的；它換做藐視和抑制着的神氣了，彷彿連它自己都不能懂得似的。

用一種是夠去拔起一座山的意志的力量，我想勉力喊出我不願做一個牧師，但我不能說；我的舌像釘住在我的上脛上，而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，去表示我的意志用否定的最少的字音。雖然是完全醒覺的，我感到彷彿是在一個夢魔的權勢下的人，他徒然想勉力地號呼出生命所依託着的一句話。

她似乎靈感到我所受着的苦楚了，於是，像是鼓勵我似的，她給我以洋溢着最誠信的許諾的一瞥。她的眼睛是一首詩歌；它們的一切的視線是一種歌聲。

她對我說：

“如果您是我的，我將使您比上帝在他的天

宮裏還要快樂。天使們將妒忌你。撕破你將要束住你自己的這件殮衣吧。我是美麗的，我是年青的，我是有生命的。來我這裏吧！互相地我們會戀愛。傑呵伐（Jehovah）能夠恫嚇您不得不捨此就彼嗎？我們的生活將是一個夢似的盪漾着，在一個永恆的吻裏。

倒去那杯聖酒吧，那您就自由了。我將領着您去不知名的島上。您將睡在我的懷裏在一頂銀絲帳下的一張堆金的牀上，因為我愛您，而且一定得帶您離開您的上帝，在他面前有許多高貴的心泛濫着愛潮，那是連他的寶座下的台階都流不到的！”

這些話彷彿流進我的耳裏成為一首無限甜蜜的詩歌，因為她的目光是真實地有音韻地，而且她的眼睛所發出的東西回響在我的心之深處，有如活的唇把它們呼入我的生命裏。我覺得

我自己決意去反抗上帝了，然而我的舌幾械地充滿着儀式的一切虛套。美人給我以另外的一瞥，如此哀求地，如此絕望地，那快利的鋒芒像刺着我的心，我覺得我的胸脯比 ‘Our Lady of Scourges’ 的刀劍還要多的刀劍洞穿了。

一切都完結了：我已竟成爲一個牧師。

痛楚畫出在人類的臉上，從沒有和在她臉上的一樣的深刻。這個婦人她見到她所信託的情人突然在她的身邊死去了，母親俯憑着她的孩子的空了的搖籃，夏娃坐在天宮的門沿上，守財虜發見他偷來的寶貨變成一塊石頭，詩人偶然間讓他的最精采的著作稿落入火裏，不能形容出如此絕望地，如此無可慰藉地的一種目光。所有的血液已經離棄她的動人的面龐，使它比大理石還要白；她的美麗的臂膊無生氣地垂在她身子的兩邊，彷彿它們的筋肉在突然間弛